

國

語 附校刊札記

一





國語

附校刊札記

(二)

章昭注

國語卷第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卽位。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牙爲宰。鮑叔牙之子叔牙也。宰也。幸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也。凡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以使民柔安也。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旆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臣鉤。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子君若有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爲桓公曰。若何。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晉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以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

才也。才冠天。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欲得生自戮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也。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晉。三浴之。以香塗身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居高臺以非禮制也。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也。陳列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戎。兵車也。游。遊車也。戲。戲之車也。裂。殘也。優。優笑也。笑。倡也。是以國家不日引也。引申。不月長也。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爲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會也。叟。老也。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合。設象以爲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連其夫家也。度。法也。謂先勸之以權。以相應用。民。仰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連其夫家也。度法也。轉。本肇末。轉。等也。肇。正也。謂先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牧也。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次也。班次也。序。列也。顚。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内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爲之終。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納。本也。

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脫解也。茅蒲。簷笠也。襪襪。蓑屨衣也。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濡體塗足。濡。濕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曠。近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罪在五刑也。昭謂國都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此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六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曠。不在都邑。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上卿各帥五鄉。則各軍也。爲左右參國起案。以爲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討不義也。伯道創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也。振業之貧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

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以國政也。因所爲執出則爲伍。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居。所謂寄政也。昭謂良人。卿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則居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有則以告。有而伏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居。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卿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則居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官長。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年也。伐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緩謗言。待時。動不違時。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間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能也。問其鄉本其行也。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選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民能女無家。夫稱行也。求其事。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謂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時則民之心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不苟得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注一屬焉。五屬四十長，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縣帥之治也。正之政聽屬，正五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責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親足，鄰國正也。以爲援，不然將爲己害，難以遠征。齊侵我，我反還也。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財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財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遊士八十人，州十人。

齊居一州爾雅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甲兵謂輕其過使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爲刑之疑者書曰五刑之屬贖有文如續小罪謫以金分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罪刑罰之成也十二矢爲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三禁禁之三日使晉實其辭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惡金以鑄鉏夷斤斲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斲研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飼陰飼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李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

於上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爲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也。萊今東萊也。莒環邪縣病燕故伐之。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支今爲縣屬。遠西孤竹之城存焉。一戰帥服三十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也。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爲載書。與諸侯戮力同心也。并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方舟設汎。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汎。小汎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逼東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大赦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祚。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年會於葵丘。十五年復會於郵。魯僖九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穀。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於陽穀。五年會於首止。九年會於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弦無弓服。弦弓衣也。服矢衣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也。使孔致胙。且

有後命。且猶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宦之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遠也。顏眉目之。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也。承受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隕墜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革爲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河以衛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閔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摯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易共也。縷綦文。鹿皮四分也。分散諸侯之使。垂囊而入。垂言空而囊也。綿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綿絮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

也無不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限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厄塞。與戎衆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忧惕焉。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公子皆齊大父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止樂共子曰苟無死樂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爲晉侯遂爲晉祖考上卿執政命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君食之食謂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君父爲君父在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君何以訓師爲師也謂家臣也爲上卿也君武公也晉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矣無以教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晉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翻而死

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占卜之史也。史蘇晉大夫。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衡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鍛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釿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盡故曰衡骨。

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讖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掉。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云。言晉勝戎。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克之。克勝。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罪。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也。憚難。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兵言其禍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季子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臯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幽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娶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子。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而立以爲卿士也。逐太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申人鄆人召西戎以

伐周周於是乎亡。鄖姓禹後也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今晉寡德而安。俘女曰俘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衡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人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若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肆侈不違。肆極也。以其泰侈無所違避。流志而行。放無所不疚。無一處不爲疚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鑒鏡也。言不得復追鏡。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其土又小。小於三季王也。大國在側。大國齊秦也。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專擅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爲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至也。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內爲戕。戕猶傷也。喪亡也。當之者戕焉。當值也。骨於晉何害。害無大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其與幾何。言不久害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謂帝甲之世也。其銘有之。刻鼎之戒。曰銘謂。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以矜而祇取憂也。矜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狃食祿也。不能爲膏而祇罹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